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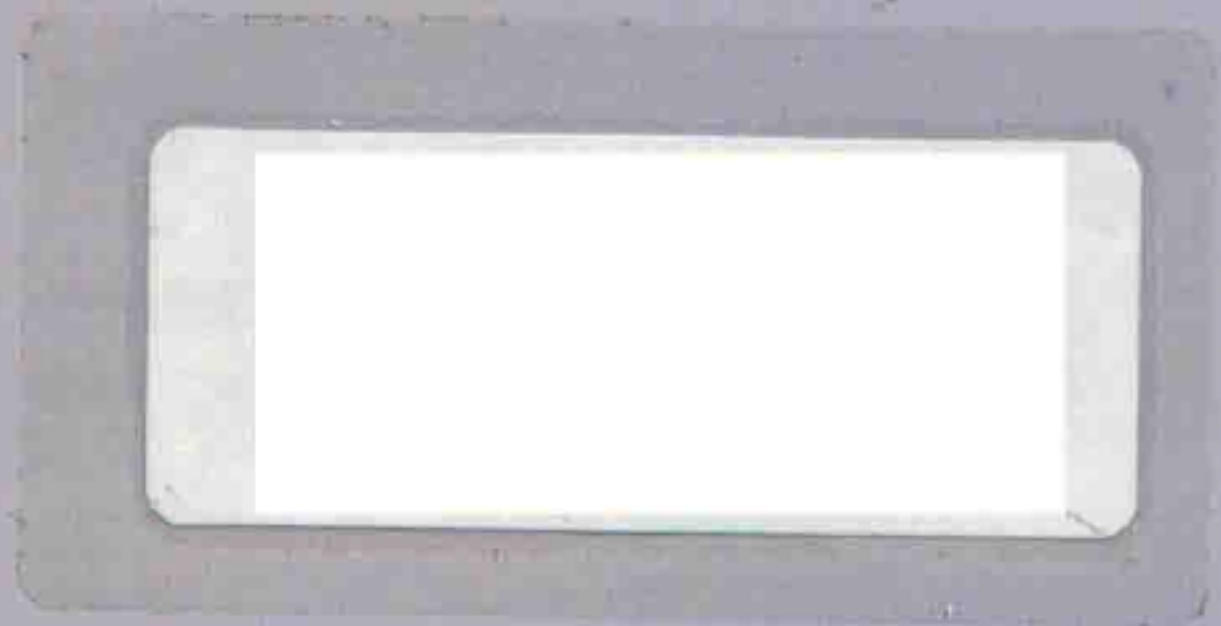
香洲文史《香山记忆》系列之

# 记 住 客 厝

郑国良 主编  
林小涛 编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羊城晚报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珠海市香洲区政协  
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5543-0495-2



9 787554 304952 >

定价：23.80元

香洲文史《香山记忆》系列之

# 记住 住 容 闲

郑国良 主编  
林小涛 编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记住容闳 / 郑国良主编; 林小涛编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43-0495-2

I. ①记… II. ①郑… ②林… III. ①容闳 (1828-1912) —生平事迹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9979号

记住容闳

Jizhu Ronghong

---

|       |                                                                           |
|-------|---------------------------------------------------------------------------|
| 责任编辑  | 张亚拉                                                                       |
| 责任技编  | 张广生                                                                       |
| 装帧设计  | 焦 庆                                                                       |
| 责任校对  | 麦丽芬                                                                       |
| 出版发行  |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br>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
| 出 版 人 | 吴 江                                                                       |
| 经 销   |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承 办   | 珠海精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印 刷   | 珠海市豪迈实业有限公司                                                               |
| 规 格   |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4.375 字数150千                                          |
| 版 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43-0495-2                                                    |
| 定 价   | 23.80元                                                                    |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香洲文史《香山记忆》系列

### 编委会

主任：颜洪 刘齐英 郑国良

副主任：黄剑萍 傅小乐 龚玉婵 梁汝泮 陈诗荣

黄文胜 卓俏珊

编委：罗宇波 方少明 黄碧溪 谢建三 唐晓虹

杨长征 黄冠 南策云 刘承伟 李今栋

席湖 李伟年 赵冠舒

### 《记住容闳》编辑部

主编：郑国良

编著：林小涛

编辑：王犇 杨长征 刘承伟 钟建平



## 总序

# 追寻千年香山的历史印迹

郑国良

南风浩浩，潮起潮涌。

若要探究香洲的昨天与今天，需上溯千年，穿越浩瀚史海，于锦绣香山的万卷图画中，回眸岁月长河，追寻历史印迹，以观古今波澜。

香山，源起香山镇。该镇地处五桂山分支凤凰山南麓。史书记载，五桂山盛产“异花神仙茶”。此茶是一种野生茶，“异花”乃指“王者之香”的兰花，香闻十里，人们誉其“隔山香”。因此，五桂山也叫“香山”，香山镇由此而得名。

唐代中期，今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一带是个大盐场，取名金斗湾盐场。为保护贸易，唐至德二年（757），朝廷在此设香山镇，一时成为当时香山岛的经济、政治中心。北宋有建县之议，遂设香山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镇升格为香山县，初期县址仍在今山场村一带，八百年香山文化由此发端。两年后，县城迁至石岐（今中山市石岐）。

香山地域，包括现中山、珠海、澳门及今广州番禺部分地区。1553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明廷、清廷尚强大时，澳葡当局接受管制，并缴纳地租。鸦片战争清廷战败，澳葡当局趁机摆脱清廷控制，不断扩张，至1887年，竟宣布“永居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势日盛，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祖国怀抱。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1953年、1961年，从中山县及周边地区划出部

分海陆地区，两次建立珠海县。

顺历史长河再溯流而上，香山的人文活动远至先秦时期已趋活跃。从淇澳后沙湾遗址、宝镜湾遗址（含宝镜湾岩画）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可知，数千年前，岭南为百越之地，滨水、滨海的古越人以“舟楫为食”，这是典型的滨海水文化特征。外伶仃岛石涌湾发现的西汉陶罐残片，罐身纵刻隶书“朱师所治”四个大字，是环珠江口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这说明在汉武帝派遣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前后，当年环珠江口地区包括今香洲地域生活的先民，已经扬帆起航，正进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唐宋以降，盐渔兴起，香山建镇，文脉肇始；明朝中叶，西风东渐，澳门开埠，舟船辐辏，中西文化得以在香山地域慢慢渗透交融。近现代以来，仅香洲地域，便涌现出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杨匏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著名侨领陈芳，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唐廷枢、徐润，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以及文学家苏曼殊，版画家古元，剧作家唐涤生，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世所瞩目。

数百年来，香山文化经“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源源不断灌溉华夏大地，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包容、多元、务实、拼搏、进取、创新、和谐、博爱的地域特质，具有鲜明的文化先进性和传承性。

香山文化兴盛千年之后的今天，对于珠海文化的观察态度，却常常有人以“文化沙漠”之谓置评，言之者似乎语带凿凿，闻之者抑或随声附和。然而，如若谈及香洲乃至珠海的文化历史，这些人却又一脸茫然，甚至不知“香山”之源何处，亦不知苏曼殊故居何处。站在梅溪牌坊近前的大宅门下，同样不知

此地为何地。

翻开香山的厚重历史，局外人或许只读出伶仃沧桑的片段，过路客或许只看到天高云淡的惊奇，正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倘若如此，我们谁也不可以对一地一城的文化过早地妄下断语。那么，今天的香洲文化人，应该以怎样的追寻、发现、传承来认知香山文化、传播香山文化，并使之愈见厚重博大？

存史资政，鉴往知来。珠海市香洲区政协文史委正着手于“香山记忆文史大系”的编辑制作，旨在发掘本土历史，传承香山文化。《凤舞前山》《记住容闳》《香洲印迹》《沧波曼殊》等多部图书正在排队编印出版，而一部述说香洲历史的简明读本《千年香洲》也已列入出版计划。

时光与日月星辰如影随形，岁月与江河山川相生相伴。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寻迹历史，以启来者。

愿得同仁齐努力，以壮香山之锦绣。

唯愿文化之勃兴，而成香山之久远……

（作者系珠海市香洲区政协主席）

# 容闳——职业“救国人”

杨长征、林小涛

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作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容闳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容丙炎就为这个小儿子的人生做出了规划，那就是将来去当一名出色的买办。但刚迈出校门不久，容闳很快就背离了父亲既定的“轨迹”，只是在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买办，而且只是作为跳板，最终要跳到救国的平台上去。拯救祖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才是容闳的唯一梦想，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职业。

为了这个梦想，这个职业，容闳付出了一生的热情，更付出了一生的行动。热情加行动，使容闳的生命充实而灿烂，历久而弥新；热情加行动，就是容闳精神，展开表述就是“爱国匡民虽九死而不悔的激情，毕生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行动”，核心就是“振兴中华”。

可惜，作为一个边缘人，容闳没有权力，没有后台，甚至连中国话都讲得不地道，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认为救国就是要利用可靠的政治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怀着这个理想，他首先冒险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实地考察，但太平天国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幸好，曾国藩慧眼识才，上演了清末版的“三顾茅庐”，给了容闳一展抱负的机会……除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容闳后来接触

过的政治力量还有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这些人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但总体上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在逃亡美国后，白发苍苍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身上，为他起草了“红龙计划”，可惜还没实施便已夭折……

概括来说，容闳一生追“梦”的历程，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致力洋务运动”。1855年，容闳不远万里归国，从他踏上回国轮船甲板的那一刻起，他的脉搏就一直为祖国而跳动。苦苦摸索了八年后，1863年成为曾国藩幕僚的容闳，终于迎来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再度赴美购回了“制器之器”，使江南制造总局得以顺利成立。第二乐章就是“推动西学东渐”。容闳耗费18年时间，奔走呼号，在致力洋务运动的同时，最终倡导并促成了120名聪颖幼童赴美留学这一“千古创辟”，开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第三乐章就是“参与戊戌变法”。甲午战争后，容闳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为制定变革方案出谋献策，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第四乐章就是“支持辛亥革命”。虽然此时已年逾古稀，但容闳壮心不已，他做计划，筹军费，搭平台，力图“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世界造福”。这四个乐章恰恰贯穿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部阶段，所以著名学者雷颐称赞他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儿”。

换句话说，在中国近代化的每个阶段，容闳都可以成为主角。

为了实现振兴中华这个“梦”，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第一时间写信给容闳，邀请其回国辅佐尚处在婴儿阶段的共和国，此时，容闳已经气息奄奄，只能叮嘱两个儿子回国报效，实现自己毕生救国的宏愿……

正是：

孩子们，时代正在谱写着华章，  
历史的脚步超乎你们的想象。  
在我那遥远的故乡，  
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

人们从西部的荒漠里挖出金矿，  
内华达山麓建起了繁忙的工场，  
蒸汽轮船在不停掀起巨浪，  
火车头呼啸着飞奔向远方。

数据表在成倍疯狂地增长，  
生活每天都更换着新装，  
年轻的国家伸开强壮的臂膀，  
向世界展示他磅礴的力量。

可大清国啊，几百年却锁住了心房，  
几百年使劲把眼睛蒙上，  
直到被炮火炸得遍体鳞伤，  
才知道天朝不过是一场黄粱。

如果你们渴望走向富强，  
就必须摘下蒙住双眼的屏障；  
如果你们厌倦了落后的思想，  
就必须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窗。

巨龙腾飞，必须在风雨中展开翅膀，  
孩子们，快快登上知识的巨轮，  
用汗水和勇敢换取希望。  
远航，飞翔，飞翔，远航！

# 目录

## 第一章 求学时代

- 一、容丙炎先生给二儿子做出的人生规划 3
- 二、郭施拉夫人与私塾老先生的区别 8
- 三、远航吧，孩子们 12
- 四、我心飞翔 18
- 五、新大陆，我来了 23
- 六、敲开耶鲁的大门 26
- 七、耶鲁岁月 29
- 八、万里归国 32

## 第二章 投身洋务

- 一、摸着石头过河 39
- 二、我要的不是官爵 44
- 三、清末版的“三顾茅庐” 50
- 四、机器的母亲来了 59

## 第三章 开创新纪元

- 一、这张出国批条还真不好拿 65
- 二、史上最困难的招生行动 69
- 三、全球瞩目的留学队伍 74
- 四、“我们不回去！” 79
- 五、幼童 = 囚徒？ 86
- 六、中国心 93

## 第四章 戊戌喋血

- 一、步履维艰 101
- 二、金顶庙成了维新派的会所 106
- 三、又是一声叹息 110

## 第五章 共和之梦

- 一、“百年修得同船渡” 115
- 二、红龙计划 119
- 三、英雄临终总在示儿 123

## 第一章

# 求学时代



## 一、容丙炎先生给二儿子做出的人生规划

1828年的中国，正处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统治之下。这个帝国在这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就是“闭关锁国”。在早就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看来，就像一个使劲把眼睛闭上的“套中人”，既不愿意看人，也不愿意被人看。

然而，往往你越是神秘，别人就越是好奇。更何况，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遍地黄金”的传说让欧洲人足足失眠了几百年。于是，不停地有来自西方的使者来华搭讪，希望那扇紧闭的门能透出那么一点点缝，好让他们看到点财富的光亮。

这期间来得最积极的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殖民帝国，从17世纪起就一直扮演一个不速之客的角色。他们为了敲开中国紧闭的大门可谓绞尽脑汁，整个庞大的计划中就包括了拿下当时南方的重要贸易窗口澳门。

实际上，澳门此时已经不清静了几百年。早在明代，葡萄牙人就已经对澳门（当时称为濠镜澳）垂涎三尺。葡人虽然远道而来，但对当时明代官场的那些潜规则居然了如指掌，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首先是借口“贡物”（这个词充分满足了当时大明王朝的大国心理）在海上遇风浪被打湿，请求借块地晾晒晾晒。海道副使汪柏接过了葡人递过来的银子，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因此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葡人刚开始还做做样子，就在船上栖息，最多也就在岸边搭个简陋的茅棚，久而久之，竟然开始筑建房子，并且隔着浩瀚的海洋向本土欢叫着呼朋引伴。十年后，小小的弹丸之地澳门半岛竟涌进了上万名葡萄牙人，他们当然以此为据点，把持了东西方的转运贸易，

钱袋子也迅速鼓起来了。

这一切，英国人都看在眼里，并且患了很长时间的红眼病。为了分一杯羹，甚至把肥肉完全抢过来，清代以后，英国人采取了多次行动。在早期军事侵夺澳门失败后，他们开始转换策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说服清政府，于是，就有了一次次鸡对鸭的拜访，或者说聋子对哑巴的拜访。清朝皇帝不知晓，也不愿意知晓什么大不列颠在哪里，只把台阶下那群黄头发白皮肤钩鼻的高个子看作是来朝贡的，既然是来朝贡，朕就“深仁广度”地收下你们的“贡物”，再给你们打赏点天朝上国的珍品，好了，谢恩后回国慢慢地感激涕零去吧，至于你们提出的什么澳门啊贸易啊之类的问题，朕一概不感兴趣。

英国的外交家们就这样悻悻地回去了。但英国的商人此时却狡诈地找到了比葡萄牙人更快捷的赚钱手段——往中国偷运鸦片，并将这种掠夺白银的活动扩大到了中国沿海一带。鸦片的泛滥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扰乱了许多沿海居民原本的生活秩序，许多人开始到街头巷尾的鸦片馆吞云吐雾，中国就在这种烟雾弥漫中走到了近代史的门槛边。

与澳门仅有一水之隔的香山县南屏村，也被打破了千百年来的宁静。这里距离澳门仅几公里，人们原本一直过着普普通通的渔耕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现在，当外夷势力渗入，大清帝国渐渐走向黄昏的时候，这个村镇曾经的风景如画，曾经的悠闲和与世无争，似乎也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村里有一户姓容的贫苦人家，在1828年11月17日这个普通日子迎来了第二个儿子的降生，这个婴儿起初取名“光照”，后来改名为“闳”。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将来还会等来一个弟弟。父亲名叫容丙炎，母亲林氏，大他六岁的哥哥叫容光杰。

中国人重视族谱的传统由来已久，不仅上层贵族重视，贫苦人家闲下来也喜欢翻翻族谱，自己这代人不争气，就寄希望于自己的祖先曾经争气，让自己也体验一回三国刘备那样织席贩履突然翻身做皇叔的奇迹。但容氏家族的族谱似乎很难让后代人怀有这种奢望，他们的始祖从宋代嘉定年间自新会那个当时的荒蛮之地迁徙而来，第二代光祖一下子生了八个儿子，分家也分了八份。传到现在第二十三代了，全族丁口共两千二百多人，除了人丁兴旺外，似乎没有其他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

容闳的父亲容丙炎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日扛着锄头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勉强维系着这个人丁甚旺的家庭的生计。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锁死在田地里，而是在汗流浹背的耕作之余还不时抬眼观察着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

容丙炎当然不甘心于目前这种肚皮七分饱的生活，但也深知自己这代人已经很难有什么作为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他和妻子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却明白孩子如果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走进学堂。于是，当长子容光杰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容丙炎夫妇便节衣缩食地将他送进了私塾。当看到孩子在教书先生戒尺的严格要求下一字一句地念起“四书”“五经”时，容丙炎先生高兴地憧憬着若干年后升级成一名进士的父亲。

不得不说，容氏夫妇的决定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传统中国人的心愿。科举之风从隋唐开始已经吹了一千多年，宋真宗那些“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名言更是给一朝又一朝的人不停地洗脑，任岁月变迁，帝王更迭，科举这座独木桥上却总是挤满了人。虽然考中进士的几率并不比买彩票中大奖高多少，但寒窗苦读，确实是贫苦士人飞黄腾达、晋身显贵的唯一途径。

到这里为止，容丙炎先生便已经做好了大儿子的人生规划，那就是：进私塾，读经书，考科举。但时光荏苒，很快几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转眼间，在村里田间跑跳了几年的二儿子容闳

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容丙炎先生摸了摸并不饱满的口袋，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啊！

正闷闷不乐之际，一位在澳门当佣工的友人回乡探亲，到容家串门，听到容丙炎唉声叹气地谈起他正烦恼的心事，便建议让容闳到自己目前干活的洋学堂里去读书，而且他还提及了该学堂最让容家心动的政策——

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

容丙炎先生抬起头，灰暗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

他开始在心中打起了算盘，比较起二儿子去澳门的洋学堂上学的好处和坏处。

好处：

一、不收学费，还能包食宿，不仅达到了上学念书的目的，而且没有给家里增加任何经济负担，甚至还减轻了家里的压力（在容闳上学期间，家里可省一口粮）。

二、跟着洋人念书，可以掌握一门外语（能讲外语的中国人，这在当时算是稀有品种了，平日有人到村里胡诌几句 ABC 都能招来崇拜的眼神）。

三、孩子能到澳门那个大地方去开开眼界，比窝在这个小村子里看日出日落强。

坏处：

一、孩子念书期间要住校，不在自己眼皮底下生活。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忽略，毕竟南屏离澳门很近，来往很方便，孩子放长假随时可以接回来。

二、洋人教的不是“四书”“五经”，孩子考不了科举。不过即使能考也很难考上，干脆不要存这奢望了，寄希望于他的兄长吧。至于这孩子，看看读了洋学堂将来能不能另谋出路。

那么，将来孩子能谋个什么出路呢？

容丙炎先生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当时让人一听就眼红的词：买办。

买办是19世纪衍生出来的新兴职业，也绝对是清朝末年最吃香的职业之一。从事这个职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熟练掌握外语，能和洋人打交道。

买办一般被洋商雇佣，主要从几个渠道生财：

一、在洋商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时充当翻译；

二、帮助洋商和清政府官员打交道；

三、稍有资本的，还可以自营商铺，卖点洋货给国人，或者卖点国货给洋人。

在当时从事这个职业往往很容易发家致富，因为有能力从事的人极度稀少，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掌握外语那绝对是尖端人才了。

想到这里，容丙炎先生的心顿时明朗了起来。

他很满意自己给二儿子做出的这个人生规划：去读洋学堂，将来当买办！

虽然没法考科举，当不了“公务员”，但如果能在商界发财致富，这辈子还用发愁么？

于是，容丙炎先生一拍大腿，下定了决心，央求友人帮忙把容闳带到澳门的洋学堂。很快，正在为招生发愁的澳门洋学堂也爽快地批准了容闳的入学申请。

这一年，容闳七岁。

## 二、郭施拉夫人与私塾老先生的区别

1834 年底，为纪念刚刚去世不久的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他的家人、生前好友和世俗商人联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该协会计划成立马礼逊教会学校，招收中国少年入校学习英语。

这种打着公益旗号的知识传授行动在历史上却被称作是“第二次鸦片输入”，原因是伴随着英文字母一同被当时的少年吸收的还有洋人的信仰和文化。隐藏在教会学校背后的是英国传教士们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他们满怀信心地希望，头上还拖着长长辫子、满口之乎者也的中国人，能够把祖宗信奉了两千多年的孔子遗忘掉，转而像他们一样信仰上帝，并融入上帝光环下的英国文化。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该从向娃娃们传授英语开始。

不过起初，马礼逊教会学校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图纸阶段，协会甚至还在为校址和经费争吵不休。但是，大事是耽搁不起的，所以，他们决定先在澳门设立个预备学堂，并将其设立在郭施拉夫人创办的女子学校里面。郭施拉是一位曾经与马礼逊过从甚密的传教士，对于预备学堂设在自己妻子办学的女校也颇为赞同。

此时，郭施拉夫人正在为女校招生而发愁。她原本计划只招收女学生，后来很快就发现，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把家中女儿送去学校念书，难度不亚于说服他们向上帝跪拜和做祈祷。于是，借着马礼逊预备学堂的进驻，郭施拉夫人也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决定兼收男童，而且在教育协会的支持下提出了免除学费管吃

管住的优惠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七岁的容闳也被招收进了这所学校。入学之前，容闳的双脚从未踏出过南屏。初到澳门，他用好奇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作为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澳门的大街上有许多外国人穿梭行走，他们穿着容闳从未见过的“奇装异服”，讲着容闳从未听过也听不懂的洋话，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很深的烙印。

然而，容闳终身难忘的是和郭施拉夫人的第一次会面。这是容闳头一回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西洋妇女。只见郭施拉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容貌端庄秀丽中带有一股威严。碧眼深陷眶中，眉浓发厚，方脸薄唇，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加上当时是盛夏，她穿着全白的衣裳，两袖飘飘，竟若神仙一般。

容闳自幼在南屏，只见过大大咧咧的农村劳动妇女，见郭施拉夫人这般高雅姿态，不由得大为惊愕，躲在父亲手臂后面，一直不敢往前走。虽然夫人和颜悦色，但容闳心里总是感到惴惴不安。

郭施拉夫人对这位当时学校里最小的学生甚是照顾，怕他受到年长的男孩子欺负，特别将他安排在女院中住宿。一入学，夫人就严肃地向孩子们宣布了学校的纪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人身安全，学童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不准随便跨出学校大门一步。

如同我们现在的学校一直把学生的安全摆在学校工作的首位一样，郭施拉夫人也在这方面显得顾虑重重。当时的澳门华洋杂居，社会治安混乱，更是人贩子活动的天堂，暗巷里随处可见的“猪仔馆”成为时人除鸦片馆外又一深恶痛绝却铲除不掉的场所。

当然，要一群幼学蒙童去充分理解郭施拉夫人的苦心，那难度还是太大了。尤其是从小习惯了在村里田间自由自在地奔

跑的容闳，在入学一段时间后感到自己的生活单调而苦闷：

一、每天除了上课，只能和一群女孩子呆在三楼；

二、课余的活动场所只有三楼一个小小的露台，没有人和自己玩。而年长的男生却可以在楼下的广阔场所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三、年长的男生还被允许到校外的街市去，而自己只能趴在栏杆上一次次地“目送”。

久而久之，小容闳心里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郭施拉夫人偏心，自己没有充分享受到应有的“权利”。于是，他开始在课余悄悄跑到楼下和男生们嬉戏，甚至趁郭施拉夫人和管理人员不注意，偷偷跑到校外的码头去“参观”了几次。

这几次“参观”让容闳大开眼界。码头上小舟云集，濠江一望无际，波涛汹涌，广阔的天地深深吸引着他，让他愈发觉得三楼那个蜗居是牢笼，他必须想办法逃出去，重新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

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潜逃计划如果只有一个人实施的话，那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还得去找多几个人来壮壮胆。经过细心的观察，他发现楼上有几位年龄较大的女孩子，想法和自己如出一辙，便向这些“同志”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几位女孩子深表赞同。于是，一个七人的潜逃小队便成立了。

容闳年纪最小，却当了总指挥和先锋。他提前一天溜到码头，预订了一艘盖篷的小船。至于潜逃的最佳时间，他认为放在早餐后比较适合，因为郭施拉夫人一般在学生吃完早餐后自己才去用膳，这就给“越狱”提供了黄金时间。

果然，潜逃小队很顺利地登上了小船，朝对岸容闳的故乡进发。容闳在船上还邀请伙伴们先到自己家中小住一段时间，再分别返还故乡。不料，当他正洋洋洒洒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家

中情况的时候，猛一回头，发现后面一艘大船正极速向他们追来。

容闳心里顿时非常惶急，他不停地催促船夫快点划，甚至许诺到了对岸就酬以重金。船夫听了何尝不心动，奈何自己的小船只有二橹，而追兵的大船有四橹，硬件比对方差了一截，这种情况下拼了老命都没用，索性听从大船的指挥停了下来，任由对方把“逃犯”押送回去。

这是容闳继入学后第二次受到郭施拉夫人的郑重“接见”。不同的是，第一次夫人看起来和蔼可亲，而这一次脸上却全然没有了笑容。

不过，郭夫人并没有像家乡私塾里的老先生那样板着脸要“逃犯们”伸出手心，再拿一把冰冷的戒尺狠狠敲打，而是给他们来了点西洋风味的“三部曲”：

一、要七个人排成一行，众目睽睽之下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有点类似于古代官府的游街示众；

二、晚课后，在课堂上放了三张长桌子，命令七个人在上面站立一个小时，每个人头上戴尖顶纸帽，胸前挂一块方形的牌子，上面大大地写着“逃徒”，作为“首犯”的容闳，更被安排在了中间这一醒目的位置；

三、一个小时之后，夫人故意将零食和水果当着他们的面发放给其他孩子吃，看着其他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容闳等七人口水直流，夫人却当作看不见，任由他们瞪着馋眼。

几十年后，当容闳回忆起这次受惩罚的经历时，称郭施拉夫人是“恶作剧”。当然，他是带着感激之情写下这个词语的。夫人是容闳的启蒙老师，在他的记忆深处也一直保留着夫人慈母般的形象。在她的课堂里，容闳头一回接触了英语、西餐、基督等西洋文化，并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夫人最喜爱的好学生之一。而幼小的他潜下心来发奋学习，无疑是从这一次“恶作剧”中得到了教训开始的。

### 三、远航吧，孩子们

时间转眼到了1839年，容闳在预备学堂的学业迈进了第四个年头。和他一样渐入佳境的，还有马礼逊教育协会。持续几年轰轰烈烈的争论终于平歇，马礼逊教育协会很快就要正式给学校挂牌了，学校的规模在日益扩张，更宏伟的规划也被提到了纸面上。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人们没有嗅到硝烟味的话。

战争硝烟被点燃的罪魁祸首仍在于贪得无厌的英国贵族和商人。他们继承了祖先几百年来所做的美梦，并且比祖辈们更急于打开清朝这个封闭帝国的大门。之前在鸦片的帮助下，他们让一个东方巨人的体质在短短十数年间急剧下降，其速度之快让清廷为数不多头脑还清醒的大臣们感到深深不安。林则徐痛心疾呼，如果中央政府仍然坐视鸦片这么蔓延的话，那么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充饷之银”。1839年6月，林则徐手持尚方宝剑，在虎门主持销烟大业。到了9月，他又辗转澳门，驱逐英国鸦片商人。英国当局毅然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中英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对马礼逊预备学堂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学校被断了经费，此外，像郭施拉夫人等英国教师也被迫与他们的中国学生告别，坐上离开澳门的轮船。学堂在向学员们做了一番战火平息后将重开的许诺后便匆匆解散了。容闳也就此辍学，带着学堂能早日恢复的心愿回到了家乡。

然而，他遭受的坎坷还远远不止于此。在他辍学回家后不久，父亲便不幸离世。本来就贫穷的家一下子没有了经济上的顶梁柱，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十岁刚出头的容闳，和

哥哥姐姐一起，开始了维持生计的艰苦打拼。

这一阶段，他主要从事过三个谋生的“职业”：

### 一、卖糖果。

容闳每日背着糖果在本乡和邻镇之间贩卖。清晨三点出发，晚上六点钟才能回家，每天大概能赚二角五分银币。

### 二、捡稻穗。

几个月后严冬忽至，店铺停止生产糖果，失去货源的容闳迫不得已“转行”，每天到田间，跟在收割庄稼的农民后面走，捡他们袋中落下的稻穗。看着袋中少得可怜的穗粒，容闳开始守株待兔地幻想起自己能像古代辛勤割禾的卢斯一样，获得正义的侠士波士亚的资助。

不料，一位老农在某一天竟真让容闳过了一把卢斯瘾。这位老农听说容闳懂“红毛人之语”（即英语），心中甚是好奇，要求容闳秀一把。容闳忸怩不肯讲，姐姐便从旁怂恿，说试试嘛，大叔会给奖励的。这位老农当即爽快地表示，自己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红毛人讲话，如果容闳真能说的话，自己肩上这一大捆稻禾便奖给他。容闳一听顿时来了劲，正儿八经地给老农背了二十六个字母。老农根本不知所云，但平生头一回听洋话，心中甚是惊奇和欣喜，便慷慨嘉奖了数捆稻禾，数量多得容闳姐弟俩都搬不动，只得回家去请“救兵”。虽然自己不能像卢斯一样长年获得好心人的救助，但是刚起步的“拉杂英文”能得到奇效，容闳心里也颇为得意，甚至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比卢斯更胜一筹。

### 三、当童工。

不久后，在好心的邻居推荐下，到澳门一个传教士的印刷所里当童工。每月工资四元五角，其中一元五角用于支付膳宿费，剩下三元寄给母亲。

幸好，辍学的苦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840年10月的一天，

容闳正在印刷所里埋头苦干，一位叫霍白生的故人忽然来信，告知他一个意外的喜讯：马礼逊学校重新开课了。

霍白生是马礼逊的女婿，也是一位传教士兼医生，容闳早在郭施拉夫人学堂读书时便已和他熟识。郭施拉夫人在离开澳门之际，心中一直惦记着容闳的学业，并殷殷嘱托霍白生，一旦马礼逊学校恢复了，一定别忘了找容闳回来继续念书。

而实际上，马礼逊学校在容闳辍学两个多月后便建起来了。霍白生也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当即辗转寻访容闳，然而找了大半年竟毫无音讯，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正当他心灰意冷之时，却偶然发现容闳便在距离自己工作的医院仅一英里外的印刷所里工作，又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

传教士的来信给容闳带来了无限的激动，甚至将之当作上帝的旨意了。机不可失，容闳立即回家向母亲禀告，希望能允许其重新回校念书。

当时，容闳每月寄去的三元是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因此，当母亲听说容闳希望回校念书时，她心里并不是很乐意，但从容闳殷切的话语中，母亲看出了他对重返学堂的渴望，最后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重新走进了马礼逊学校的容闳，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即将改变他人生方向的重要导师，那就是学校的校长布朗先生。

布朗是美国人，于1832年毕业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马礼逊教育协会经过多年的挑选，认定布朗是来华办学的最适合人选，并于1939年初派遣其来到澳门。经过大半年的活动和筹备，1939年11月4日，布朗执掌的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这也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建起正规的西式学堂。

毫无疑问，由于传教士霍白生在寻找容闳方面费了好大一番周折，容闳成了马礼逊学校一位“迟到”的学员。在这之前

近一年时间里，布朗已经招到了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唐杰等五名学童。这也是马礼逊学校的创始班，容闳是班上最小的孩子。

学校实施的是“双语教育”。孩子们一般在上午学习英文，下午学习汉语（由内地的一位私塾先生来授课），此外还间插接受初等算术、地理等课程。容闳的英文在这段时间突飞猛进，读音越来越纯正，再也不是当年在村里壮着胆粗略背诵二十六个字母的水平了。

身为校长和授课教师的布朗先生，深深受到了中国学生们的爱戴。容闳在其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称赞他“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此外，布朗先生的魅力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待人和蔼可亲，温文有礼，而且常怀着乐观的心态，对学生非常有耐心，可谓诲人不倦，因此构筑了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

二、授课方式别具一格，能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学生们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得益于他来华之前已有的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精通学生心理学，善于沟通，因此对待不同的学生，不管是华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布朗都能做到“审其心理而管束之”。

综上所述，容闳给布朗校长的评价是：“知师莫若弟（子），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

课堂上最吸引学生的，无疑是布朗先生对他的祖国绘声绘色的讲述。在太平洋的彼岸，人们从西部的荒漠里挖出金矿，在内华达山麓建起了繁忙的工场。蒸汽轮船不停地掀起巨浪，火车头呼啸着飞奔向远方。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年轻而神奇的国度，正在向世界展示着它磅礴的力量。布朗先生的讲述就

像在给孩子们描绘一个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充满立体感的新鲜画面，令讲台下的这群热血少年无不心摇神驰。

当马礼逊学校的师生在布朗校长的带领下正如沐春风时，校外世界却传来了炮火声，惊扰了这片教育的热土。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节节败退，1842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马礼逊教育协会的会长颠地正是极力鼓吹发动侵华战争的狂热分子，此时他得意扬扬地来到了香港，为马礼逊学校争取到了一块新地皮，以及香港总督对学校进行长期经济援助的许诺。

于是，1842年，马礼逊迁往香港某座山的山顶继续办学。虽然搬迁时17名学生中有6名因为觉得新校址离家太远而退了学，仅有包括容闳在内的11名孩子随校迁到了香港，但这并不妨碍马礼逊学校继续发展壮大。作为头批到香港办学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很快成了香港岛上最牛的学府（规模最大，名气最响），前来报名的学生排成了长队，以至于学校所占据的这座不知名的“某山”后来也被命名为马礼逊山。

这一切，作为校长的布朗居功至伟。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布朗先生和这所学校的缘分到1846年冬天就面临着要画上句号的窘况。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来临前四个月，布朗先生就已经向孩子们预告了他将在年底回国养病，并宣布：基于自己对学校和师生们感情极深，这一次回国，愿意携带三到五名学生一起回国，并协助他们在美国继续接受完全西式的教育，如果有愿意去的，可以起立告知他。

回应布朗先生的却是全场的一片沉默。孩子们怅然不已，若有所失。他们都为失去布朗这样一位好校长、好教师而感到难过，往后几天，但凡提到布朗校长的离去，每一个人都闷闷

不乐。

不过，也有的孩子在难过之余，也从布朗校长的话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容闳便是其中一位。很久以来，布朗校长口中所描绘的大洋彼岸那块新大陆一直令他向往不已，这一次布朗亲口在课堂上向孩子们发出的远航的召唤，更让容闳在课后一直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梦想着跟随布朗先生踏上轮船的甲板，去看看那个万里之外的新世界。